

她叫张桂清，102岁，是中国至今依然活着的最老的女红军
她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守灵77年，墓地打开时，竟是一座空坟

为毛泽覃 守灵的红军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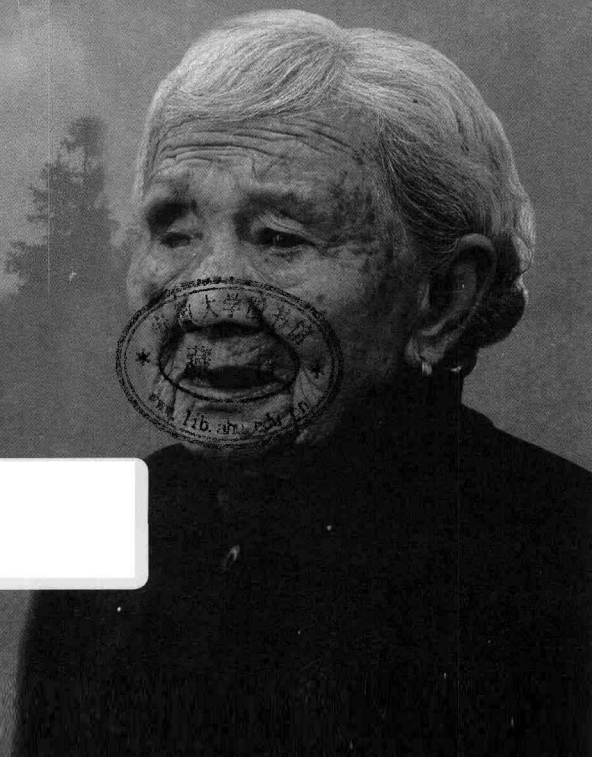
卜谷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为毛泽覃 守灵的红军妹

卜谷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卜谷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65-6623-0

I. ①为… II. ①卜…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5600号

书 名: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

作 者:卜 谷

责任编辑:李鸣生

封面设计:李 戎

责任校对:吴信尧

出 版 者: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mail:jfjcs@126.com

印 刷: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16

字 数:240千字

印 张:16.25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5-6623-0

定 价: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泥土会埋葬人与事,淡漠和遗忘也会埋葬人与事;但历史不会埋葬人与事。

——题记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张桂清为生计所迫当了红军	2
第二章 在中革军委工作三年结识了毛泽覃	13
第三章 当了 20 多天新娘再次成为寡妇	38
第四章 张桂清为毛泽覃擦洗尸身	58
第五章 嫁到箬别村与毛泽覃坟茔为邻	66
第六章 靖卫团逼全村人看她生小孩	76
第七章 张桂清第五次嫁人	102
第八章 张桂清第五次守寡	118
第九章 张桂清是出卖毛泽覃的“叛徒”？	131
第十章 中央向专案组提供 47 个调查线索	144
第十一章 当年“剿红”的汤团长述说真情	167
第十二章 枪决之日张桂清神奇遇赦	180
第十三章 出卖毛泽覃的“叛徒”奇迹般出现	201
第十四章 毛泽覃的红星勋章在牺牲地被捡到	225
第十五章 毛泽覃的坟茔竟是一座空坟？	233
本文采访人物及参考资料	253

楔 子

人类的苦难与奇巧，有时会谜一样集中在某个人身上。

中国，闽赣边，莽莽苍苍的红林山区。有一个光脚丫的山妹子，涉过两岸簇拥着箬竹叶的箬溪水，翻山越岭去举目无亲的大山外谋生。19岁的她质朴靓丽，被选调入当时的红军最高统帅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工作，一下子成为中革军委主席项英的公差兵。那是1932年间，她在与贺怡、张亮相处中结为姊妹，认识了项英、毛泽覃等一批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从而发生了一些平实而又离奇、闻所未闻、感人肺腑的故事。

红军主力长征后，她随游击队坚持战斗，不幸被捕，靖卫团枪决她时竟然连遇三颗臭弹，使她得以虎口余生；而当靖卫团用同一枝枪，同一颗子弹对准她丈夫时，则一枪毙命。靖卫团长认为她怀了孕，“凶煞气”很重，为了消除她身上的“凶煞气”，剥光她衣服，用绳索将她捆绑在树上，逼迫全村人来看她赤身裸体生孩子。毛泽覃遇难后，她在白军的枪口下前往探视认尸，并为其擦洗尸身，而后居山守灵77载。她坎坷一生，先后经历了5次婚姻，5次守寡，其中4个红军丈夫1个白军丈夫……建国后，她这个当地最出名的“女红匪”苦尽甘来，成了当地有名的老红军、老“苏干”。

“文革”时期，她又作为出卖毛泽覃的“叛徒”被揪了出来，而且被大队革命委员会宣布“判处死刑”，却在执行枪决当日神奇遇赦。如今，村民们都相继离开了那个偏僻的乡村迁往城镇，她仍不离不弃，离开了就会生病……

她，就是江西瑞金市泽覃乡泽覃村现年102岁的张桂清。

第一章 张桂清为生计所迫当了红军

1

张桂清还没出生,她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因为一次偶然的算命。

那一天,断了炊的邱盛波来家里借谷,邱盛波是她爸爸的老庚,住在几里外的大斜村。二人称好了谷子,头对着头,烟茺对着火媒凑在一块吸旱烟,挺着大肚子的张家主妇屋里屋外,忙着烧火煮粥待客。

邱盛波有点文墨,乡村间有点儿文墨的人多少都会看相,邱盛波看着别人的老婆,笑着打趣道:我家老婆也拖了个大肚子,看样子要生个放牛郎子,你家老婆也拖了个大肚子,看样子会生个千金小姐,张家老表哥,你真生个女儿,别忘了就给我做儿媳妇啵?

山里人都信命,她爸爸指着她妈妈的大肚子说:这个要看看时辰,时辰对着了,我生的就是男孩子,你家生的是女儿,就把你女儿给我儿子做媳妇。

吸着旱烟打趣,都想占对方便宜。最后二人说好,如果两家生的是男孩就是兄弟,如果两家生的是女孩子就是姐妹,如果生的是一男一女就是夫妻。

山里老表,平日说话不多,但说了的话都是要作数的。

数月后,1912年正月。一阵猎猎的寒风刮过山坳,寒冷而恐怖的世界又增加了几许哭声。在严寒的包裹中,张桂清出生了,也许她不堪世界如此的冷峻,也许她预知将来要经历上刀山下火海入油锅的煎熬,也许,她什么都早已知道。她面世的哭声,十分嘹亮十分凄厉,穿透家里那两间

百年土屋，与寒风一道呜呜地在狭窄的山谷里回荡。

绿油油的大山，原始森林层层叠叠，生命形状千姿百态。

三天后，张桂清嘶哑的哭声，在山林间一路飘荡。她被抱养到更偏更小的大斜村，给邱盛波出生不久的男孩当童养媳。

远远望去，大斜村几户人家布撒在山寨，犹如斜斜歪歪挂在大山寨上的几丛蘑菇。张桂清的丈夫叫邱永金，比她大几个月，家里比她家还穷，一家六口，祖父、祖母、公公、婆婆、丈夫。祖父、祖母年事已高，不敌岁月之寒的身体总是毛病不断。

邱盛波起早贪黑，苦累苦做，全力要改变家里生活，谁知人争气命不争气，几年后，家里又添了一个男孩，而老婆却没坐好月子，浑身不舒服，三天两头头痛脑热，做不了事还要吃药，数年后竟然一命呜呼。

这可苦了邱盛波。他头顶上有两个老人，脚下面有三个小孩，他像一根扁担，一人担挑着老小两座山。

屎一把尿一把，水一口汤一口。

邱盛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后代身上。他脾气很好，很有耐心也很细心，成天笑眉笑眼地待人。他养花护花一样养着护着三个孩子，内心充满了忧郁隐忍的苦望。

乡村孩子都不大爱吱声，三个小孩中还是张桂清的小嘴会说。有邱盛波呵护，张桂清吃不了亏，她自小对邱盛波可亲了，嘴巴也甜，刚开口学话就叫他妈妈，再大些叫他爸爸。邱盛波见张桂清嘴角左下巴有颗大大的肉痣，常说：这是有吃禄有福气的相。平日有点好吃好穿的都尽了她的需要。

俗话说“富人养画眉，穷人养娇女”。邱盛波把个张桂清养得日渐白里透红，活脱脱一个美人胚子。

深山里一个小村，再标致的美女也没有什么用，标致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柴烧，更不能当酒喝，要标致做什么！标致是给人看的，村子里就那么几个人，看多了看惯了就懒得再看了。再标致的美女，还是去砍柴、喂猪、做饭，还是像扫帚一样搁置在屋角落。

村里人打趣时也为邱盛波高兴，说花了牛的价钱买了头小山羊，别的不贪，就贪着她个标致，她标致生的后代就标致。

小心翼翼地捧油钵一样怕洒了怕摔了，邱盛波捧着一对金童玉女，逐渐捧大了儿子，捧大了儿媳张桂清。山里面少有那么好对待童养媳的，村里人见了常打趣：老邱，你对他们那么好，像供菩萨一样，以后你老了，他们能够答谢你的厚意深情么？！

邱盛波总是忠厚地笑笑，说：这种太长远的事，蛮难哇得定。

真的，又不是神仙，以后的事情谁能料得定？！

2

连绵山林是云的故乡。

清晨，大块大块的云朵从山林里放飞出来，像贪玩不归家的孩子到处游荡。连绵的山林是孩子的乐园，也是孩子的果园。采蘑菇、砍柴草、挖野菜，是山里妹子的必修课。张桂清起初是上山玩耍，采点野果，随手捡点柴火回来，也不知几时慢慢地就演变成真正的干活。

青青绿绿，一丛丛一簇簇，山里一种叫做“砍不死”的小树，枝干有指头粗细，有刺，很好烧火，村民常砍这种树枝当柴火。

小虽小，这是一种很灵性的植物。张桂清发现：这种树的生命力特别顽强，砍伤砍断的枝头，会流淌出鲜血似的红色液体，几天后，断枝上又会生发出双倍的桠枝让你砍，再砍了它又会加倍发芽生枝再让你砍。有的“砍不死”被砍了几十次，所有的桠枝又加倍地生发出来，蓬蓬勃勃。张桂清砍着砍着就奇怪，它们要活是知道的，不知道它们要活的力气从哪里来，怎么会有那么大生气呢！

那年，大批红军来到瑞金，村里人后来把这叫做“土地革命”。这次革命声势浩大，时间漫长，贯穿了张桂清一生，也影响了她一生。

红色风暴刮到村里，到处搞“扩红”，肚子里有点文墨的家公邱盛波参加了地方红军，成了村子里最早的革命者之一。后来，红军开辟地方工作，邱盛波年龄大，办事牢靠，笑眉笑眼，人缘很好，就又被派回到大塘乡，担任了乡苏维埃政府秘书，掌管苏维埃的公章，是个很重要的干部。

日子好过了。革命了的邱盛波很开心，经常把新鲜事情讲给邱永金、张桂清听，有一次，还高高兴兴带张桂清、邱永金到他办公的那幢大祠堂

里玩。

祠堂里充满了神秘和新奇，邱盛波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介绍屋里那些让人前所未闻的摆设物件，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算盘、毛笔、沾水笔、墨水、文件夹，还有墙上的图画，红色的白色的标语……邱盛波还用毛笔沾上墨水写字给他们看，打算盘给他们看，把算盘打得“辟里啪啦”像打架似的一阵乱响，好好玩，好奇怪的。

邱盛波笑眉笑眼地望着一对儿女，用整个身心爱着他们，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到十七八岁。望眼欲穿，眼瞅着辛苦栽种的果树要结果了，不料，天降横祸，邱盛波突然被打成了“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年，邱盛波 40 有余。

革命没革到两年，笑眉笑眼的邱盛波就遭了大灾难，被“革命”革了命。

事前似乎没有任何预兆，那天上面突然来了几个人，找邱盛波单独谈话，好好的就说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当时，谁也搞不清楚“社会民主党”是什么东西，邱盛波自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就是不老实，来的人不由分说就把邱盛波绑起来拷打，动了棍棒、梭镖。

来的人心狠手辣，受过打人的训练，很会搞严刑拷打，“踩杠子”、“捆绑吊打”、“烧香火”、“打地雷公”。笑眉笑眼的邱盛波霎时变成了愁眉苦脸的邱盛波，有人从乡政府旁边过，远远地听到，说是打得邱盛波杀猪一样嗷嗷乱叫。

之后，邱盛波被捉到县城里去了。一家人六神无主干着急了几天，到处打听几时会放人回家，是不是要取保放人，是不是要交钱赎人，却听说要在瑞金县城的象嘴岗上杀人，处决包括邱盛波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那年，张桂清 17 岁，一家人步行，赶到城里去看邱盛波最后一眼。

这一眼，只一眼会记住一生。

瑞金县城又叫象湖镇，整个地形酷似一只大象。而象嘴岗那地方就是处于大象嘴的边缘位置，是一片荒凉的乱葬岗，处决人犯常在这里进行。

七月的星空，繁星闪耀，如扑闪的萤火虫，星光映在大地上似一层白霜，石块上的苔藓也能看得清晰。

天一擦黑，一家人便开始张罗，用竹篮子拎了几根头天蒸熟的冷番薯、芋头作干粮，不声不响地跟着邱永金，跟着爷爷、奶奶趁黑赶路。老的老，小的小，在山道上步行了十几个小时。长这么大，张桂清与邱永金是第一次进县城，总觉得走得很急，跟不上趟，间带点小跑，身上出了许多汗水，直喘粗气。

天，低沉沉的，四周黑黝黝的，风在不停地呜咽，他们心中害怕不敢说一句话。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他们才到达了县城，踏着宽敞的卵石路，穿过一片乌青的有翘檐的房屋、店铺，终于来到了象嘴岗。

曙色中，象嘴岗十分开阔，红土地上有一簇簇一片片的灌木丛，稀疏的松树长得又高又细。昔日荒凉的乱葬岗，那段时间一点也不荒凉，倒是像赴圩一样人来人往，常常从半夜就热闹起来。

象嘴岗上早已经人影幢幢，都是来看杀人，看杀“社会民主党”人的。有的人看杀别人家的人，有的人看杀自己家的人，许多人坐在地上等候，互相看不清面目，有压抑的嚤嚤哭声在四处若隐若现地飘荡。

一片黑松林在弥散着岚气，一些人靠坐在草坡上唉声叹气，一些人倚树而立，情绪激动地议论处决“社会民主党”人的原由。

张桂清竖起耳朵在听，大多听不懂，却是十分地害怕。被汗水湿透的衣衫贴在身上，觉得很冷，越来越冷。

这是一段稀里糊涂，让人莫名其妙的历史。在后来的瑞金县地方党史资料里，是这样记述的：

几个月来，整个瑞金以及周边县区都在大张旗鼓地肃反，肃“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肃反文件内写着：转变农民的政策，肃清“AB团”把政权交到农民手里。文件里面还具体地说找到“AB团”的线索十条：地主分子无疑是“AB团”；知识分子无疑是“AB团”……1930年8月始，先是从事于都县来了一批人，在瑞金县肃杀了一批“AB团”分子，不久，又从闽西来了一批人肃杀了大批的“社会民主党”。瑞金县因毗邻福建省，一个时期归赣南党组织管辖，一个时期归闽西党组织管辖。有一时期，闽西党组织派来一个叫李添富的人担任县

委书记，而闽西捕杀“社会民主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闽西苏区被当作“社会民主党分子”杀死的达 6352 人。李添富书记一来，便把闽西肃反的做法像瘟疫一样带到瑞金县。

当时，贴出了“打倒知识分子”的标语。瑞金县以“社会民主党分子”罪名被杀害者，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干部 28 人；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乡一级的领导干部 77 人；区、乡、村一般干部杀了二三千人，逃亡者、下落不明者不计其数。一时期整个县委只剩下三四个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

“你们看，这象嘴岗的泥巴松松软软，是喝过人血吃过人肉呢，下面都挖了坑，埋葬过死佬……”

黑松林里飘来的话冷若冰霜，张桂清听不大懂，脑袋吓得嗡嗡响，就知道这地方经常在杀人，还记住了一个可怕的字眼——“社会民主党”。

天上飘露水了，浓浓的露水似牛毛细雨，刚刚被体温烤干的衣裤又渐渐被露水濡湿。她又冷又怕，人在风中一阵阵发抖，牙齿捉对儿打架。

东方的天空渐渐发青、发红、发白。

忽然，路的那边发生骚动，哄哄响，周围坐着、蹲着的人们“轰——”地全部站起来往前挤。张桂清他们也赶忙跟着站起来向那边张望，随着一阵吆喝声越来越近，人们自动分列两边，形成了一条通道，大群荷枪实弹的人们押解着二十几个五花大绑的人奔走过来。二十几个被绑着的人背上插着插标，插标上写着黑字，又用朱笔画了大大的“×”，这些人被另外一些人推搡着，很快地从观众面前经过。

瞬间即逝的那一刻，张桂清看见了爸爸邱盛波的眼神，里面盛满了忧郁、恐惧和泪水。爸爸也看见了她，一闪而过，但眼睛里的忧郁、恐惧和泪水却传给了张桂清。他被推搡到预先选择好的场地。

象嘴岗上一字儿排开，跪着二十几个人，头颅被按得很低很低，邱盛波跪在靠边一点的地方。

张桂清心里笼罩着莫名而巨大的恐惧，眼睛死死盯住自己的爸爸，看到他几次想抬起头来，又被强按捺下去。有人拿着一张纸在念什么，声音很小听不清楚。接着，念什么东西的人一挥手，用力发出一声大吼。

突然，太阳升得老高老高。白刺刺的日光晃得人眼发花，张桂清感觉心被揪着，猛地一痛，爸爸的脑袋就夹在一伙人中没了。

一地的脑袋，一地的尸体。

背枪扛刀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看热闹的人群一哄而散，只有十几个死者亲属呼天抢地，哭哭涕涕地在地上拨拉人头、身子，寻找人头与身子对号。那些没有人要的人头与身子，生前也曾风光荣耀过，也曾叱咤风云过，也曾掌握过别人的命运，如今，落到了几个雇来的殓尸夫子手下。殓尸夫子就用捡野粪的狗屎耙子，动作利落地把几颗人头耙拢在一个大畚箕里，一畚箕一畚箕地将人头抛弃到事先挖好的大坑，和先前拖拽到那里的无头尸体做了一堆埋葬。

这种葬人坑葬人没有棺材、席子，与普通坟墓的外表也不同，无碑无窿。原先怎么从深坑里挖出的泥土，然后又怎么填埋回去，埋葬了20多人的大坑只比原来高出半截小腿。时间一长，风吹雨淋，人们来往践踏很久了，坟坑上的泥土就与四周扯平，区别完全消失。大地上，连一点生命动荡过的痕迹都找不到。

3

箬别溪，清澈且湍急，是十几条清泉汇聚而成，承载着一段普通的青春历史。张桂清、邱永金曾随邱盛波手牵着手，一条支流一条支流踏水而上，搜寻向隅而鸣的石蛙。溪畔，丛丛簇簇生长着许多冬茅，雪白的花絮随风飘扬。张桂清每年都跟邱盛波手牵着手来割冬茅杆，然后由邱盛波手把手教她，把冬茅杆扎成絮花纷飞的扫帚……

村民曾说，他们家有两座大山：老人一座山，小孩一座山，邱盛波是担山的扁担，在最需要鼎力担山时，这根扁担却突然断了。

在这个世界，她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幼小的心灵中，张桂清就知道邱盛波是自己的父亲、母亲，是自己一生一世的保姆，一生一世的亲人。他喂自己吃，带自己睡，帮自己穿，搀扶自己走……她最亲的是爸爸，最要回报的是爸爸。艰难的生活教会她感恩，心里早就萌发了要回报爸爸的种子，可她刚刚能够回报爸爸时，爸爸却连招呼都没打一个，突然

就消失了,她又觉到刚刚认识的世界,又完全不认识了。

“这个世上,对我最亲最好的那个人去了。”

死了爸爸的日子就不是日子了。少年丧父的张桂清、邱永金觉得生活没滋没味,虚空了许多,她从来没有想过邱盛波的死因,没问过事情的对错。

不久,又传说上级有文件来平反,说是早先肃反“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搞错了,被杀的人都是冤枉的,杀错了。而原来杀人的人是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他才是真的错了。后来的人纠正李添富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就又把他也当作“社会民主党”杀掉了。

赣州市及瑞金县地方党史资料,对这段历史都有记载:李添富又名兰鸿翔,福建上杭庐丰乡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8年曾任上杭县委书记,后到瑞金担任县委书记,在两个月期间,把瑞金几千最坚定的共产党人当作“社会民主党”误杀了。同年,他亦被当作“社会民主党”误杀。

说起来,李添富大批杀人也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在坚决执行上级决议。也有人说:误杀人者被人误杀,也是命中之命,一报还一报。这话有点宿命论,似乎也太轻飘了。

时隔30多年后,1963年9月张鼎承来到上杭,证明李添富应为烈士,1964年4月10日,上杭县人民政府重新认定其为烈士。

在传说的对错中,莫名其妙的对错中,闹得轰轰烈烈的对错中,对于张桂清、邱永金一家有什么用?爸爸没有了,就永远地没有了,承担家庭的扁担断了,就永远无法修复,无法复原。

生活急转直下,张桂清一家又回到原先的苦日子,比原先更苦的苦日子。经常,饿肚子的时候,冷得瑟瑟发抖的时候,饥寒交迫的时候,她会很想念爸爸邱盛波。

革命风雷,反复地在这块红土地上激荡。

有一天,瑞金突然被宣布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精英汇聚在这块红土地上,按自己的理想描绘一个新的国家雏形,他们意气风发,努力工作,高扬着自己的信念旗帜,由县城至乡镇再往山村,一波一波,更加彻底地发动底层民众,建立起庞大的红军。

没有了爸爸，邱永金、张桂清就成了“爸爸”，成了家庭支柱，成了一家的主要劳动力，家里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困苦。

革命工作照常进行，红色风暴顺利发展，一浪一浪在中央苏区掀起更大的热潮，大斜村如此偏僻的山区，也在革命风雷的激荡之中。

邱盛波死后很快得以平反，乡苏维埃政府及时地来到他们家，在两间土坯房屋的大门上，挂起了一块“革命烈属”光荣牌。然后，扩红队便一茬接一茬地上门，动员邱盛波的儿子邱永金积极参加红军。

扩红的层面很多，区、乡、村都有扩红队，一阵一阵地上户作扩红动员，深一下，浅一下，紧一下，松一下地进行。

要说去当兵，离家走人，邱永金也是巴不得的事。家庭的担子，实在是太重太重地压在他柔嫩的肩膀上，老的老，小的小，他根本就担不起，可也推脱不掉。虽说自己去当红军是有村代耕队、洗衣队、慰问队什么的来帮助，可是，大斜村就这么十几户农家，谁不了解谁呀。

邱永金和张桂清，自己本身就是代耕队的。村里有人参加红军，按政府政策规定，他们确实会轮流无偿地帮助军属代耕、洗衣、搞慰问什么的。无偿地帮助，那能帮助几天呢！帮得了东，帮不了西；帮得了一时，帮不了长久。客家人有句俗语：各人屁股上的屎，最终还是要各人自家去揩。山村贫困，各家各户都积攒了大堆的困难，需要别人的帮助，谁帮得了谁呢。

斜斜歪歪，悬挂在大山岭上的大斜村，也不乏热闹。碧绿的山坳上，常常响起孩童们的呐喊声。

“一二一、一二一。”

生活苦是苦，也丰富多彩。邱永金和张桂清都编入了赤卫队，常常扛一根木棍去上操。十三四岁以上的人，都要编入赤卫队，十三四岁以下的则编入儿童团。赤卫队与儿童团年龄段不同，人少，也常混杂在一起练操。

“一二一、一二一。”

一边走路一边叫喊，大家一块儿喊着像做戏一样很好玩，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个女孩声音细，胆小，喊的声音像蚊子嗡嗡，她不愿意喊，就问教练做什么要这样喊，不喊可不可以。教练直挠后脑勺也不清楚，说是在区里集训时，区长就要求一定要这么一边走路，一边摆手，一边叫喊，不

喊不可以。那女孩只好嗡嗡叫着跟着喊，走来走去走久了，大家才慢慢悟出，这样喊着，走路会更合手合脚。

时间隔久了，区里就会组织几个村的赤卫队与儿童团大会操。一般情况，大会操在大村庄大塘村进行，大斜村是小村也搞过一次大会操。

“一二一、一二一。”那次会操给村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各村男男女女列队比赛，都过年一样，穿出了好看的衣服。走路时，许多人两只手儿不停地前划后划，风摆杨柳似的，十分好看。

轻松好玩的日子毕竟短促，更多的时候是咬紧牙关在田里、山上做功夫。

没有牛的人家，人就是牛。肩膀拉犁的疼痛，也只有牛知道。邱永金和张桂清都当过“牛”，稚嫩的肩膀垫上很厚很厚的布，仍勒出一道道血痕。他们一块儿用力，苦撑苦挨地拽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行进。

大革命的年月，大革命的地区，不参加革命是不可能的事。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命运，张桂清这一代人的命运就是“革命”。在那块红土地上，革命激流荡涤着山山水水，势不可挡地影响着她的命运，她被滚滚洪流推动着，不可避免地参加了革命。起初，她担任大塘乡宣传员、妇女代表，后来新泾区要配一个妇女代表主任，就叫她去当。新泾区比较偏远，人口居住分散，她记得开过几次会议，后来就没什么活动了。

1931年冬，邱永金带着19岁的张桂清，二人一前一后相跟着，沿着崎岖的山道走出山乡，夫妻双双去当红军。

夫妻光荣当红军，在区里传成佳话。两人一块去当兵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太贫困。父亲一死，家庭经济来源断绝，而一年的劳动收获上交公粮后所剩无几。眼看着春节来临，家里却揭不开锅了，也借过几户人家，家家都穷，再借连开口都难。正值扩红高潮，天天有扩红队打着红旗到村里来扩红，村干部就带扩红队到各家各户上门做宣传，没有完成任务，全村人都不得安生。战争年代，活路难寻，只有当兵比较容易，当兵有现成饭吃，算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当时待遇比后来好，一人参军还能得到几十斤粮食补贴家眷，两人参军就能得上百斤粮食，还了老欠还解决了家人过年的困难，一举两得。邱永金与张桂清算清了这个账，一咬牙，干脆都去

当红军吧。村里人听说了都很高兴,一下子就完成了两个扩红任务。

当兵就要打仗,但也不一定。他们被告知:红军部队那么大,在红军中不一定要打仗,做什么事都可以,红军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邱永金的运气不太好,参加红军适逢白军“围剿”,很快走上了前线,几个月后,便在战斗中牺牲了。噩耗传来,乡苏维埃政府很负责任,雇来二杆唢呐,造声造势地吹吹打打,在他家那两间土屋的大门上,又挂起了一块“革命烈属”光荣牌。